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陳乘機取鼎

情知宿恨非良伴，配作夫妻，業報才無限。  
時有香溫如玉軟，兩雲方罷，放下鳩茶臉。  
癡漢猩醪揮不斷，梟娘厭道丁生眼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卻說素姐打發了薛三省娘子家去，漸至掌燈時節，狄希陳還在他娘屋裡。他娘說：「這天老昏晚的了，你往屋裡去合媳婦做伴去罷。」狄希陳都摸摸的怕見去，他娘又催了他兩遍，他說：「我不知怎麼，只見了他，身上滲滲的。」他娘說：「你既見了他滲滲的，你往屋裡去，就且好生睡覺，別要就生生的惹他。你聽我說，去罷。」

狄希陳方才回自己房來，推那房門，門是閉的。狄希陳推門，不聽得裡邊動靜。狄希陳著實推叫，那陪嫁來丫頭小玉蘭問說：「姑夫在外頭推門叫喚哩，咱開了門放他進來罷。」素姐說：「你仔細開！放他進來了，我合你算帳！」

狄希陳聽說，越發把那門推幌起來。狄婆子聽見，從房裡出來，問說：「這深更半夜，你爹在那房裡守著近近的，你不進屋裡去，在這天井裡跳擻甚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他把房門閉了，不放我進去哩。」狄婆子走到跟前，叫小玉蘭：「你過來開了門，放進你姑夫去。這深更半夜的，你關了他外頭是怎麼說？」小玉蘭說：「我待開，俺姑不許我開哩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我在這裡哩！你過來開開！由他！」

那小玉蘭才待過來開門，素姐跑下牀來把小玉蘭一巴掌打到傍邊，他依舊又往牀上去了。狄婆子說：「他既不放進你去，你就往我屋裡睡去。這孩子可不有些攢業？怎麼一個頭一日就閉了門不叫女婿進去？我從來也沒見這門事！你聽著我說，過來開開門。」那素姐甚麼是理！聲也不做，給了婆婆個大沒意思，只得叫了兒子往自己外間睡覺了。

狄婆子到了自家房內，對著丈夫說道：「這媳婦兒有些不調貼，別要叫那姑子說著了。可這是怎麼說，把門閉得緊緊的？我這門外頭站著叫他，裡頭什麼是理！」狄員外說：「家裡嬌養慣的孩子，知不道好歹，隨他罷。」

狄婆子女人見識，說這個成親的吉日，兩口子不在一處，恐有不利市的一般，又走到他那邊去，指望叫他開門。誰知狄婆子合狄希陳剛剛轉背，他叫小玉蘭連那院落的門都關了。狄婆子又只得自己回來，長吁了兩口氣，吹燈睡了。

到了次日清早，薛三槐的娘子提了一錫罐臉水送來，走到他那院裡，只見院子的門尚未開，叫了兩聲，沒人答應。薛三槐娘子恐怕冷了臉水，帶罐提到廚房，與他溫暖。狄周娘子把那晚上關門，不放陳哥進去，娘自己來說兩次，他裡邊不應，又打丫頭，嗔他開門，前前後後告訴了薛三槐娘子。

薛三槐娘子說：「昨日娘怕他這們等的，已是叫薛三省媳婦著實的囑咐了他。必欲還是這們，這是怎麼？不叫狄大娘心裡不自在麼？我還只說姐夫在屋裡，這昏晚還沒起來哩，原來是如此！狄大爺合狄大娘起來了沒？」狄周媳婦道：「等到如今哩！夜貓子似的，從八秋兒梳了頭，爹待中往坡裡看著耕回地來。娘待中也絡出兩個『越子』來了。」

薛三槐娘子驚訝道：「好俺小姐！婆婆梳了頭這一日，還關著門哩！待我叫他去。」跑到他那門前，又怕狄婆子聽見，不敢大叫他。又是那十五黑夜沒得睡覺，又淨悄悄的沒人騷擾，睡熟不醒，睡夢中聽得是薛三槐媳婦聲音，睡夢中喚起小玉蘭出來開了門。

薛三槐娘子罵小玉蘭道：「小臭肉！你不老早的請起姑來，你倒扯頭的睡！」進去見素姐才擣著頭，慢條斯理的纏腳，說道：「好俺姐姐，你家裡的那勤力往那裡去了？你攢出姐夫去，你可睡到如今還不起來？狄大娘梳完了頭，已是絡出兩個『越子』來了，咱娘也就來了。」素姐說：「怎麼？來趕集哩麼？直這們五更！」薛三槐媳婦說：「這是五更？待中大飯時了！」說著，只見外頭說道：「薛大娘到了。」狄婆子接住，送到素姐門口，站住了，讓薛夫人自己到素姐房中。見素姐還擣著頭，沒纏了腳，心裡也還道是合女婿同在房中。

薛夫人把薛三槐娘子數說：「叫你先來了這們一日，你不可催著你姐姐起來。如今還沒下牀，怪道你狄大娘門口就站住了！躁煞我！這是怎麼說！」薛三槐娘子說：「我來到，這天井裡的門關得緊緊的。我只說姐夫還睡著哩，沒敢大叫。我到了廚屋裡，狄周媳婦告訴說：『昨日後晌，姐姐把姐夫攢出去了，關著門，自家睡哩。』我問：『狄大爺合狄大娘哩？』他說：『爹往坡裡待中看著耕回地來，娘待中絡出兩個越子來了。』叫我慌了，才去叫門，又怕喬聲怪氣的教狄大娘聽見。這小玉蘭甚麼是肯開！」薛夫人把手指著小玉蘭罵了兩句。

薛夫人問說：「狄周媳婦怎麼對著你說姐姐攢出姐夫去？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他說姐姐只後晌就把屋門關了，狄大娘催著姐夫來屋裡，姐夫推叫不開門。狄大娘聽見了，自己也來叫，姐姐只是不答應。狄大娘叫小玉蘭開門，小玉蘭才待去開，姐姐又打了他一巴掌。狄大娘又叫了遭子，見只是不開，只得叫了姐夫往狄大娘屋裡去了。狄大娘又復回身來叫門。越發把這天井的也關了。」

薛夫人發躁說：「好閨女！好閨女！我自己合你說了，恐怕你不依，又叫薛三省媳婦來囑咐你。必欲不依，我可有甚麼顏面見親家合姐夫哩！」叫薛三槐娘子：「你去看轎！我也不好在這裡的，趁著沒見你姐夫，我家去罷！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怕怎麼的？姐姐年小，不知好歹，娘教道他。使性子往家去，沒的就是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你辯的是混話！人家娶一個媳婦兒進門，不知指望怎麼喜歡哩。這頭一日，就叫個婆婆努著嘴，女婿撇著唇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

適傳狄婆子走到，笑說：「親家，我到沒努著嘴，你女婿實有些撇著唇，大清早起來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親家請外邊坐，這裡教孩子梳頭。」薛婆子道：「這們樣的孩子，我自家悄悄的合他說了，又叫了薛三省媳婦來囑咐他，他必欲不依大的們說。你家裡那聲說聲應的，不是你來？情管是你爹不該教道那二三更來。親家請便，待我打發他梳完頭出去。」狄婆子又暫且去了。

素姐梳完頭，換了衣裳。薛夫人道：「這們個玉天仙似的人，怎麼不聽說！」收拾了桌子，擺上飯，叫人去請狄希陳進房吃飯。尋到他園子裡頭，他正看著人揸椿芽。人一連請了兩遍，他也沒理。第三遍又使人請，說薛大娘等著哩。狄希陳說：「怎麼？俺家是花子麼？沒有碗飯吃，單等著吃他的碗飯！我是他甚麼人？我吃他的飯！你說俺家有飯，不吃他的飯！」隨即看著人提著椿芽回到家裡，也沒進他媳婦房去，竟到了他娘屋裡要合他爹一處吃飯。

他娘說：「你丈母在屋裡擺著飯等著你哩，你往屋裡合你媳婦兒吃去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我是他甚麼人？連屋裡也不叫我進去，我吃他的飯哩！他破著今日再送兩頓飯，我這叫花子可沒的再有指望了！」狄婆子說：「你媳婦兒關你在外頭，沒的是你丈母教他關你在外頭來，你惱你丈母？」狄希陳說：「我不該惱丈母，他不該教道他麼？快快的別教巧妹妹往他屋裡去，學上了不賢惠不好！」狄婆子道：「我倒教道你來，你聽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娘教道我，甚麼我沒聽來？我正好好的在府裡住著，娘只去，我沒等的娘張口，我就跟著娘來了，還等怎麼才是聽說哩？好不好，我到府裡遞上張呈子，把那當舖裡索蠻子呈著，我還奪回孫蘭姬來哩！」狄婆子說：「我教這孩子們笑殺了！你就遞呈子去罷。」這狄希陳百當不曾進房吃飯。

薛婆子也甚是不好意思，看著素姐吃了兩碗麵，雌沒答樣的去了，對著薛教授道：「你沒事的那後晌教道，教道的孩子這們樣的！」把那攢女婿、拒婆婆、不起早，對著薛教授告訴。薛教授長吁了兩口氣，說道：「他前日黑夜那個夢，我極心影。他如今似變化了的一般，這不是著人換了心去麼？這合他做閨女通是兩個人了！」薛教授的妾龍氏說道：「怕怎麼？誰家的坐家閨女起初就怎麼樣的來？再待幾日，熟滑下來，只怕你留他住下，他還不住下哩。」

晌午送飯，薛婆子也沒自己去，差了薛三槐娘子送去。狄希陳依舊不曾進房去吃。後晌又叫薛三省娘子送去晚飯，狄希陳又不

肯進去。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姐夫在那裡哩？待我自家請他去。」素姐說：「你不好■！我不要他，你要了他罷！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姐姐，你再說，我就要他，怎麼辱沒了人麼？」聽見說狄希陳在葡萄架底下石凳上坐著，他跑到那裡，說道：「姐夫，姐姐請你吃飯去哩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俺家裡有飯。我吃過飯了。看又叫人攆出來，不好看的。」薛三省娘子道：「姐夫，你聽我說，你進去吃了飯，坐著，別要出來，他好招出你來麼？」又悄悄的說道：「又是獨院落，關上天井的門，黑夜可憑著你擺划，可也沒人替的他。」

狄希陳心裡想道：「這倒也是個高見。」將計就計的跟了薛三省娘子進房。誰知素姐見了狄希陳進去，那屁股坐在牀上，就如生根一般，甚麼是肯下來！狄希陳等他來同吃，心裡有了那薛三省娘子的錦囊，想道：「他便一頓不吃飯，也就餓不壞人。我且吃飽，有力氣可以制人。他且不吃飯，沒氣力，教他招不住。」正是得計，把飯吃得飽飽的，叫薛三省娘子收了傢伙回去。

薛三省娘子道：「姐姐，我家去哩，你可休再似夜來，我趕五更就來接你。」素姐點了點頭，見狄希陳坐著不動，知道他是不肯出去的主意。住了一會，聽見狄婆子屋裡關的門響。素姐說：「你去關了天井門罷，你還坐著怎麼？」狄希陳知道他是真意，果然出去關門。素姐等他前腳出去，就跑到下牀來，自己把房門門上，又合小玉蘭抬過一張桌子把門緊緊頂住。狄希陳把那門先使手推，後用腳踢，又用磚石打那窗戶。

狄婆子聽見，又只得開門出來問說：「陳兒，你待怎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他哄我出來關門，他又把房門門了！」狄婆子說：「這真也是個怪孩子了，那裡有這們樣的事！小玉蘭，你快著來開門！我明日不起你的皮！」沒見動靜，又說：「小玉蘭，你不開門麼？」小玉蘭說：「俺姑這裡攬著我不叫我開哩！」狄婆子說：「這也就瑣碎少有的事！陳兒，你還往我屋裡睡去罷。他明日情管就合我熟化了。」狄希陳仗著他娘的力量，還待要踢門。狄婆子說：「這半夜三更的，不成道理。你跟著我那屋裡去罷。」狄希陳只得跟著他娘去了。

到了五更，薛三省娘子果然就來接他，叫開門，知道狄希陳又沒在屋裡睡覺。問小玉蘭，知道是誰他出去關了門，沒教他進來。狄大娘還自己來到叫門，素姐攬著小玉蘭不許他去與狄大娘開門。薛三省娘子惱的沉著臉，慫恿著。素姐沒梳頭，歪著首帕，小玉蘭跟著，待往家去。

依著素姐，要鎖上房門，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家裡放著姐夫，你可鎖門哩！」走到狄婆子窗戶底下，說道：「狄大娘，我接了姐姐家去哩，屋門沒鎖，叫人看門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們去罷。住會有幾位客來送他？我好預備。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脫不了是俺娘合連大娘二位，再那裡還有別人？」狄婆子答應：「知道了。」叫起狄希陳來，往他屋裡去看家。待不多一會，也就收拾將明，公母兩個都起來收拾待客。

卻說素姐回家，薛婆子知道他又把女婿攬在門外，婆婆叫門不理，著實的數落著說他，他說：「我不知怎麼，見了他，我那心裡的氣不知從那裡來，恨的一口吃了他的火勢！」薛婆子說：「你可是為他那些生氣？」素姐說：「我自家也不知道是為甚麼惱他。這如今說起他來，你看我這肚子氣得像鼓似的。」薛婆子說：「人生一世，還再有好似那兩口子的麼？你以後拿出主意來，見了他，親親熱熱的，只是別要生氣。」

素姐開了臉，越發標緻的異樣，連舉人娘子來到看見，喜得荒了，心裡想說，自己閨女老姐那趕上他的模樣？薛教授外面備了酒席，邀請女婿。狄希陳使性子，叫他爹娘降發著來了，心裡不大喜歡，吃了沒多大會就辭往家去。薛夫人、連夫人送了素姐回去。狄宅請的他姪母相棟字娘子、姨娘崔近塘娘子、張先、謝先，正在家唱著吃酒。素姐也在席上坐著，正喜笑的，只看見狄希陳來到，把那臉來一沉。眾人看著，都詫異的極了。

狄希陳從頭作過了揖，回到自己房內靜坐。只見薛三省娘子端著個小盒，提著一尊燒酒送到屋裡。狄希陳說：「這是甚麼？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是雞蛋合燒酒，姐姐待吃的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他吃酒麼？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可是這們古怪的事，常時只喝一口黃酒就醉得不知怎樣的，這燒酒是聞也不聞。他虎辣八的，從前日只待吃燒酒合白雞蛋哩，沒好送給他吃。他今日到家，吃了夠六七個煮的雞子，喝了夠兩碗燒酒，還待吃，怕他醉了。他吃了沒試沒試的。姐夫，你今日可別叫他再哄出去關了門。憑他怎麼樣的，你只是別動。你先鋪個鋪，早先另睡，讓己他那牀，哄他睡了，等各處都關上門，沒人聽見，你可動手。沒的你這們個小伙子就治不犯他？你打哩！得空子撞著這們個美人，你就沒治處治他罷？」

狄希陳說：「怎麼處治？叫我動甚麼手？我知不道甚麼，這裡又沒人來，你教給我試試。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府裡孫蘭姬沒教給你？等著我教哩！」狄希陳說：「只怕各人有各人的本事，那本事有不同可哩。」薛三省娘子道：「本事都是一樣，沒有不同的。」狄希陳起來說道：「你來教我教試試。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你等著，我看看人來教給你。」哄的狄希陳坐著，他一溜煙去了。

狄希陳等他來，只見小玉蘭進屋裡來，狄希陳說：「你叫了薛三省娘子來，把你姑的這些衣裳替他疊疊。」玉蘭見了他說道：「省嫂，姑夫叫你替姑疊衣裳哩。」薛三省娘子道：「你先對姑夫說去，你說：『他那裡看人哩，看了人就來疊。』」混混著天待中黑上來，薛、連二位夫人又到了素姐屋裡，大家又勸說了他一會，方才去了。接次著他姨娘姪母也都起身，又打發了兩個女先家去，外頭亂哄。

狄希陳在屋裡摘了巾，脫了道袍子。素姐想道：「這意思，可哄不出他去了。」正尋思計策，要脫離他開去，明見他把那張吃飯桌端在那抽門桌邊，幫成一處；開了箱，拿出一副鋪蓋，下面鋪了一牀氈，牀上擗了一個枕頭，把那尊燒酒倒了一茶鐘，冷吃在肚裡，脫了襪子，脫了褲，脫了衫襖，鑽在桌上睡了。素姐見無計可施，喜得他不來纏帳，也便罷了，只得關了門，換了鞋腳，穿了小衣裳。

收拾停當，那月色正照南窗。狄希陳假做睡著，漸漸的打起鼾睡來，其實眯縫了一雙眼看他。只見素姐只道狄希陳果真睡著，叫玉蘭拿過那尊燒酒，剝著雞子，喝茶鐘酒，吃個雞蛋，吃的甚是甜美，吃完了那一尊酒，方才和衣鑽進被去睡，不多時，鼾鼾的睡著去了。

狄希陳又等了一會，見他睡得更濃，還恐怕他是假裝，揚說道：「這桌上冷，我等要牀上睡去。」一谷碌坐起來，也不見他動彈，走下桌來，披了個小襖，趂了鞋，走到牀邊，聞得滿牀酒香，他把手伸進被去，在他身上，渾身上下，無不摸到，就如那溫暖的香玉一般。他悄悄的上了牀，把被子輕輕的揭了，慢慢的撥他仰面睡著，與他解了褲帶，漸漸的褪了下來，把兩隻白腿閣在自己的肩上；所以然處多加了那要緊開路的東西，認就了門，猛力往裡一闖，直進無餘。

素姐夢中醒轉，心裡曉得著了人手，那身子醉的那裡動得？狄希陳見他不能扎掙，放心大戰。素姐說：「我自不小心，被你算計了，你只是慢些，我醒來還好將就；你若不肯輕放，我起來也斷不饒你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你若後來與我親熱，我這遭便慢慢的施為；你若依舊還是這般生冷，我如今還要加力起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直衝直進，甚是勇猛，素姐再三求饒，他方才慢慢的做了大兵，使那游兵巡徼。直待素姐安定了陣勢，方才又兩下交兵，畢竟後來把狄希陳戰敗方歇。兩個睡在牀上，都如芒刺在背的一般，翻來覆去，再睡不熟。狄希陳仍來桌上睡了，素姐就不曾穿衣，又復睡去。

狄希陳打了個盹起來，又走到牀上，又從夢中把素姐乾了一下。只見素姐醒來，比初次略略的有些溫柔，不似前番倔強。事完，又仍各自睡覺，狄希陳方才稱心遂意。清早起來，狄希陳看著素姐笑，素姐瞅了狄希陳兩眼，說道：「往後要合我說知，才許如此。再要睡夢裡囉嗆人，我還攆出你去！」

小玉蘭往廚屋裡舀洗面水，狄周媳婦問說：「你姑娘合姑夫一處睡來？」玉蘭說：「俺姑夫在桌子上睡，沒在牀上去。」狄周媳婦又問說：「你就沒看見怎麼樣的麼？」玉蘭說：「我見來，俺姑可吃大虧了！待我送下水，我可對著你說。」連忙的端進水去，等著素姐洗了臉，又端出盆來與狄希陳舀進水去。

小玉蘭出到廚房，對著狄周媳婦，將那夜間乾的勾當告訟的一些不差。狄周媳婦說：「他兩個幹事，你在那裡來？看的這們真？」玉蘭說：「那月亮照得屋裡合白日的一般，叫我妝睡著了。我可看著，看姑夫慢慢的起來，摸到牀上去了。」狄周媳婦問說：「你姑就沒醒麼？」玉蘭說：「待了老大一會子才醒。」狄周媳婦問說：「醒了怎麼樣著？他說害疼來沒？」玉蘭說：「我沒聽的他說害疼，他就只說：『慢拉！慢拉！消停著！……我就沒那好！』」狄周媳婦問說：「弄了多大一會子？」玉蘭說：「弄了夠一大會子，姑夫又回到桌上睡了一造子，又到牀上又弄，比那頭一遭弄得還久。」狄周媳婦問說：「你見你姑夫的齧子來？沒夠多大？有毛沒毛？」玉蘭說：「我怎麼沒見？他後晌沒脫褲麼？」玉蘭使手比著，也有四五寸長，也有個小雞蛋粗。狄周媳婦問說：「你沒的一宿也沒睡覺麼？單單的看著他？」玉蘭說：「我後晌見姑夫那挺硬的齧子，我這心裡癢癢刷刷的，睡不著。看著弄俺姑，我越發這心裡不知是怎麼樣的，只發熱。」狄周媳婦問說：「熱的流水來沒？」玉蘭說：「一大些水，這腿上精濕的。」狄周媳婦說：「你多大點子人，知道浪！你實指望叫你姑夫也■你一下子才好！」玉蘭說：「是實得■我下子才好。」狄周媳婦說：「小浪貨！像你剛才比的這們大小，一下子還■殺你哩！」玉蘭說：「怎麼沒有■殺俺姑哩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你姑多大？你多大了？」

正說著，狄婆子來到廚房，小玉蘭跑的去。狄婆子問說：「你笑甚麼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陳哥今日黑夜得了手了！」狄婆子道：「是小玉蘭說來？」狄周媳婦把玉蘭的話一字不遺對著狄婆子學說。狄婆子道：「這丫頭，這們可惡！後晌叫出他外頭來睡。你可也好問他？那孩子知道甚麼，叫他再休對著人胡說三道的。」

再說薛夫人因素姐蹺蹊作怪，又大吃燒酒雞蛋，心中甚是牽掛，叫了薛三省娘子來，說道：「你梳上頭看看姐姐去，看他今日黑夜作怪來沒。」薛三省娘子來到薛家，因知狄希陳在房裡，沒就進去。先到廚房內與狄周媳婦拜了拜，問說：「夜來姐夫往屋裡睡來？」狄周媳婦笑說：「你該叫著個拘盆釘碗的來才好。」薛三省媳婦笑說：「怎麼？姐姐的傢伙沒的破了？」狄周媳婦笑說：「打了兩下子，有個沒打破的麼？」薛三省媳婦笑說：「可不知是怎麼就依了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他兩個在兩下裡睡，大嫂就沒提防，吃了那燒酒醉了。陳哥可悄悄的到他牀上，替他脫了褲，抗起腿來。依著小玉蘭說，弄得四杭多著哩！扯了一大會子才醒。醒是醒了，那身上醉的還動彈不的。」薛三省媳婦笑道：「敢子也就顧不得疼了。」狄周媳婦說：「一聲的只叫：『慢拉！慢拉！』一定是疼。」薛三省媳婦說：「俺小哥不知取了喜不曾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誰知道？我倒沒問小玉蘭哩。」薛三省媳婦說：「我來了這一會子，情管也梳上頭了，待我進屋裡去罷。」

素姐問說：「你來做甚麼哩？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娘怕姐姐還作業，不放心，叫我來看看哩。」一邊把素姐的被抖了一抖，三折起來，又刷那綠段褥子，說道：「呀！怎麼這門些血在上頭？」素姐紅了臉，說道：「罷麼！替我疊在裡頭！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姐姐，可娘給你的那個哩？放著不使，這可怎麼收著哩？」薛三省娘子疊著鋪蓋，適值狄婆子進來。薛三省娘子把那褥子又抖將開來，說道：「狄大娘，你看俺姐姐展污的褥子這們等的！」狄婆子看著，笑說：「罷呀怎麼！你還替他疊起來。」留下薛三省娘子吃了飯，可的老田也來打聽要喜錢。狄婆子賞了薛三省娘子合老田每人二百錢、三尺紅布、一條五柳堂織的大手巾。

薛三省娘子謝了回去，把素姐成親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把那褥子我都與狄大娘看了。狄大娘喜歡，賞了我二百錢、這布合手巾。老田也到了那裡，也賞的合我一樣。姐夫見了我，不是那夜來的臉了，滿臉的帶著那笑。」薛婆子說：「你趕日西些再去走遭，叫你姐姐把小玉蘭挪到廚屋裡睡去，這們可惡！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不消去了。狄大娘說，後晌待叫他外頭睡哩。」龍氏道：「我說的是甚麼話！這也消替他愁麼？往後他女婿只怕待往外邊睡覺，他還不依哩。」薛夫人方才放了這根腸子。但不知後來何如，且再看後回解說。